

圖一 康熙皇帝親撰〈御製避暑山莊記〉，收入《御製避暑山莊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靜默少喧嘩·臨景思治道

談康熙皇帝與避暑山莊詩圖

許媛婷

被稱為清朝第二個政治中心的「避暑山莊」，是康熙皇帝於北巡行圍途中欽定地點所建造的一座行宮。行宮地點位於河北承德的北方，因有古稱熱河的武烈河蜿蜒其間，故又稱「熱河行宮」，最初是皇帝用來做為夏日避暑及處理政務的場所。歷史的因緣巧合，在康熙皇帝建造避暑山莊的同時，法王路易十四則耗資籌建凡爾賽宮；東西兩位盛世帝王，不約而同地以大型宮殿建築做為宣示政權及彰顯功業的手段。然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建造行宮的背後，康熙皇帝投注的心力及最終目的，才是真正吸引人的精彩故事。

熱河行宮的肇建

清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聖祖康熙皇帝任命山西巡撫噶禮監造位於承德北方的行宮，做為夏日避暑及處理政務之場所。四十七年（一七

〇八），行宮初步完成湖區及部分宮殿建築，取名為「熱河行宮」；到了五十年（一七一二），正宮區完成，康熙帝親題匾額，並正式定名為「避暑山莊」。然而，從康熙四十二年的

開工肇建，到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確立山莊的整體規模為止，期間歷經康、雍、乾三朝，費時八十八年的鉅大工程，使得避暑山莊不但被稱為是盛世下的建築傑作，更是今日中

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

康熙帝在建構此一行宮之前，並非出於浪漫想像，而有其戰略地點、實際需求及政治背景的考量。莊吉發教授提到，康熙皇帝自十六年（一六七七）開始巡幸塞外及行圍駐蹕，直至六十一年（一七二二）退位期間，前後巡幸塞外總計四十八次，期間要接見絡繹不絕的蒙古諸部來朝，而熱河因其地理位置良好成為康熙帝欽點的原因之一；著名清史學者陳捷先教授則考證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時，康熙皇帝設置木蘭（Mulan）圍場，滿語為「哨鹿」，做為舉行秋獵、行圍狩獵，且兼軍事活動的場所。由於每一次的北巡及秋

康熙帝從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首度南巡開始，到四十六年（一七〇七）間，總計六次，期間對於致力於河工整治、安撫江南仕紳的積極做法，也使全國民心漸趨穩定，奠定清初的盛世基礎。事實上，避暑山莊可說是伴隨康熙盛世而建造的宮殿，日後更成為清朝的第二個政治中心。

獨規模龐大、動員人數極多，皇帝及皇室成員的食宿便成為惱人問題，於是駐蹕熱河的大營便有了轉變成行宮的實際需求。

另一方面，從康熙二十九年到三十六年期間，康熙皇帝歷經數次平定噶爾丹的戰役，戰爭的勝利使清廷與喀爾喀蒙古及諸部族間得以維持長時間的安定共存；再者，除北巡外，

促使康熙帝決定以熱河做為行宮的所在地，重要線索便是五十年六月下旬由康熙帝親筆寫出〈御製避暑山莊記〉，從文字中可以得知他的決策思維。首先，熱河不僅有渾然天成的自然地形，而地廣人稀的遼闊空間，以及天清氣朗的涼爽氣候，是皇帝的第一個考量。（圖一）

金山發脈，暖溜分泉，雲壑滄泓，石潭青靄。境廣草肥，無傷田廬之害。風清夏爽，宜人調養之功。自天地之生成，歸造化之品彙。

從避暑休憩的觀點，最宜人的調養方法，莫過於身處山水化境的天地之間，時有風清氣爽，使人心身舒暢。然則，以康熙帝走遍大江南北、見識之廣，其他地方難道沒有相似環

境嗎？於是，他又提出第二點考量，也是最關鍵的理由。

朕數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麗；兩幸秦隴，益明西土之殫陳；北過龍沙，東遊長白，山川之壯，人物之樸，亦不能盡述，皆吾之所不取。惟茲熱河，道近神京，往還無過兩日。

歷經數度南巡、西巡，以及東巡，眼中所見的江南秀媚、邊疆風光，終究無法打動這位出身於「馬上天下」的皇帝內心。不選南方、西方及東地建置行宮，而取決於北方的熱河，除了草原的呼喚之外，更重要的是距離北京僅約二百三十餘公里的熱河，道近京城，來回往返不過二天，即使前往避暑亦不至影響到公務的運籌帷幄。此點，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六月左都御史揆敘的跋文中，也有同樣說法。

皇上時巡過此，見而異之，念此地舊無居人，闢為離宮，無侵民田廬之害，又去京師至近，章奏朝發夕至，綜理萬幾，與宮中無異。

顯然康熙皇帝選定熱河做為行

宮的所在地，最關鍵的原因是皇帝的個人意志，以及接近京師的地理優勢。在熱河成為行宮所在地之後，隨著康熙皇帝多次的北巡勘看，逐一發掘三十六處美景，終在五十年定名為「避暑山莊」，使其成為名符其實的皇室避暑勝地。

冷枚與《避暑山莊圖》

避暑山莊的正宮完成之後，康熙皇帝於夏秋之際停留在山莊的時間更長，開始思考如何將山莊的雄偉及美景保存下來，最好方式是透過圖畫與文字，將實際景色與理想畫面呈現出來。康熙皇帝因目眩神迷於山莊變化萬端的美景，寫下三十六景詩：今日所見冷枚《避暑山莊圖》總圖與沈喻、馬國賢《御製避暑山莊詩（并圖）》個別景點圖，則是將康熙皇帝御製詩中描述的景點具象化，同時為皇帝的個人意志與功業宏圖留住珍貴的歷史紀錄。

現存康熙年間唯一的《避暑山莊圖》，為宮廷畫師冷枚的作品，這也是公認保留乾隆皇帝未擴建以前避

暑山莊原貌的一幅畫作。（圖二）冷枚，字吉臣，號金門畫史，山東膠州人，約生於一六七〇年，卒年不詳，而從《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檔》中，可知冷氏最晚直到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尚有其在造辦處的活動紀錄。根據北京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先生考證，冷枚最早進入宮廷充當畫師時間約在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至四十二年（一七〇三）間，深獲康熙皇帝的賞識。冷枚師事焦秉貞，擅長人物畫與園林建築，以仕女、神佛與羅漢畫冠絕一時，並與焦秉貞、沈喻被視為康熙晚期著名的三位宮廷畫師。

冷枚的《避暑山莊圖》，絹本設色，縱二五四·八公分，橫一七二·五公分，是一幅巨大長軸。此圖完成時間不詳，據楊伯達先生推測，此圖應繪於康熙五十二年，即是康熙皇帝六旬萬壽之前。圖上鈐印「乾隆御覽之寶」、左上依序鈐「嘉慶御覽之寶」、「石渠寶笈」、「養心殿鑒藏寶」與「宣統御覽之寶」等鑒藏印，可知此圖深受乾隆、嘉慶等後代



圖二 清 冷枚 避暑山莊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八 清康熙五十二年武英殿朱墨套印本配銅版畫《御製避暑山莊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無暑清涼、延薰山館、水芳巖秀、萬壑松風、四面雲山、北枕雙峰、西嶺晨霞、鍾峰落照、南山積雪、曲水荷香、濠濮間想、天宇咸暢、暖流喧波、泉源石壁、青楓綠嶼、鶯囀喬木、香遠益清、金蓮映日、遠近泉聲、雲帆月舫、芳渚臨流、雲容水態（圖三、圖四）、澄波疊翠、石磯觀魚、雙湖夾鏡、長虹飲練、甫田叢穢、水流雲在等三十景；至於行宮區內的「烟波致爽」、「雲山勝地」；位於西邊梨樹嶺的「梨花伴月」、「澄泉逸石」；榛子峪的「松鶴清越」、「風泉清聽」等六景，畫中則未見。（圖五、六）根據冷枚畫作的空間配置，從近景「萬壑松風」殿座開始，向北延伸，可能因為地望關係，西邊及南邊殿閣及景緻未被納入；另一種可能性則是由於三十六景詩的順序並非沿著景點依序排列，而是康熙皇帝根據詩文內容，最後才決定詩的排列先後。推測冷枚作畫之時，皇帝可能尚未完成部分詩作，而使得這六個景點未被考量列入畫作。冷枚畫中的景點之謎，正提供了後代

研究者的一個思考空間。此圖是一幅承德後苑的通景圖，可視為「總圖」；而院藏康熙朝《御製避暑山莊詩（并圖）》的插圖，則是與之齊名之宮廷畫師沈喻所繪的「分景圖」。

中西畫師與三十六景詩圖

事實上，熱河行宮在正式定名為「避暑山莊」的前後期間，康熙皇帝從四十九年到五十三年（一七一〇—一七一四）連續每年都二度巡幸，是駐蹕山莊最為密集的時期。他在勘察施工進度之餘，不僅發現三十六處美景，並為各景賦詩一首，其後又命武英殿以圖配詩，刷印成冊，欲使詩作廣為流傳。（圖七、圖八）

康熙帝五十年六月撰成《御製避暑山莊記》時，並未提及三十六景；然一年之後，書末跋語題為「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可知自五十年七月到五十一年六月短短一年間，康熙帝不但完成三十六景詩作，並且十分滿意。此從揆敘跋中，極力讚揚稱其「蓋此地之景，乃天地山川自然之氣，所發著非皇上化工之筆，莫能傳



圖四 馬國賢銅版畫 雲容水態



圖三 冷枚 雲容水態



圖六 三十六景的第十六景 風泉清聽 此景乃是松鶴清越的景觀



圖五 三十六景的第七景 松鶴清越 皇太后前往避暑之居住處

皇帝喜愛。圖右下署款「小臣冷枚恭畫」，下鈐「臣冷枚」、「夙夜匪懈」印。

《避暑山莊圖》採用鳥瞰式構圖，以寫實手法為主，融合寫意情境呈現避暑山莊的全景。從冷枚繪製山莊的宏偉規模與宮殿建築的方位配置，可以清楚看出康熙帝為山莊所投下的大量人力物資。從南往北，由近而遠分三區逐次展開。近景是山莊宮殿的核心區，中景則呈現湖區景色，遠景是山區。畫面層次分明，最遠處為黑山與金山兩峰並峙，山勢綿延、起伏有致；畫面中央繪出澄湖景色，湖邊垂柳，綠蔭蔥郁，山湖景色層層圍繞；近景宮苑建築群亭榭樓臺雲集，木橋、樓閣、廊亭、林木，增添清幽寧謐的氣氛，將自然山川與人文景觀巧妙地融為一體。既呈現塞北丘壑，又有江南園林的秀麗雅緻。

若將冷枚的總圖與沈喻、馬國賢後來製作的三十六個分景圖逐一比對，便可發現冷枚畫作雖屬通景，但並非完整呈現三十六景，而只有三十景。這些景點包含芝迺雲隈、



圖十 馬國賢銅版畫 濛濛間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極可能是詩文的朱墨套印本，配上前一年張常任命人繪製好的木版圖畫，所裝訂完成的《御製避暑山莊詩》。至於尚未完竣的銅版畫，則是由義大利籍傳教士馬國賢製作。關於馬國賢在此一銅版畫的製作及藝術價值，藝術史學界及史學界皆有多篇論述，此處便不再贅述。（圖九、十）

然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康熙皇

打算將此三十六景木版畫交由朱貴（圭）、梅雨峰（裕鳳）兩人負責雕鏤，然因當時兩人手邊仍有工作，惟恐誤時程，故上奏呈報。幸而康熙皇

帝並無意見，只批「知道了」。

到了五十二年（一七二三）七月

初八日，和素、李國屏上奏：

六月初八日為印刷完竣御製避

也。」皇帝在謙虛之餘仍欣然接受，且置書末，不難看出其對詩作的喜愛與自信。

康熙帝致力避暑山莊的龐大建設，同時希望透過詩、圖傳達山莊之

美及個人情志。因此，從五十一年六月以後，武英殿奉旨刷印《避暑山莊詩》，從配圖、雕鏤，到書籍裝訂，都由康熙皇帝主導及掌握進度。根據《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



圖九 馬國賢銅版畫 西嶺晨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時，武英殿總監造和素及李國屏上奏：「熱河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計二卷，九十二篇，交五十名工匠作速套版鐫刻，以刻樣各三套刷完略算之，八月初可得。」到了八月初一日，兩人又奏請核示：「已刻之避暑山莊上下二卷內，奉旨改正五字，改正後，各釘三本具奏。……現避暑山莊詩用哪些紙，刷多少部，降旨後，奴才等將板恭謹整治畢印刷之。」由此可知，武英殿著手雕版試印時只有三本。而皇帝硃批寫道：「印刷二百部。」故第一批武英殿正式刷印的《避暑山莊詩》，應有二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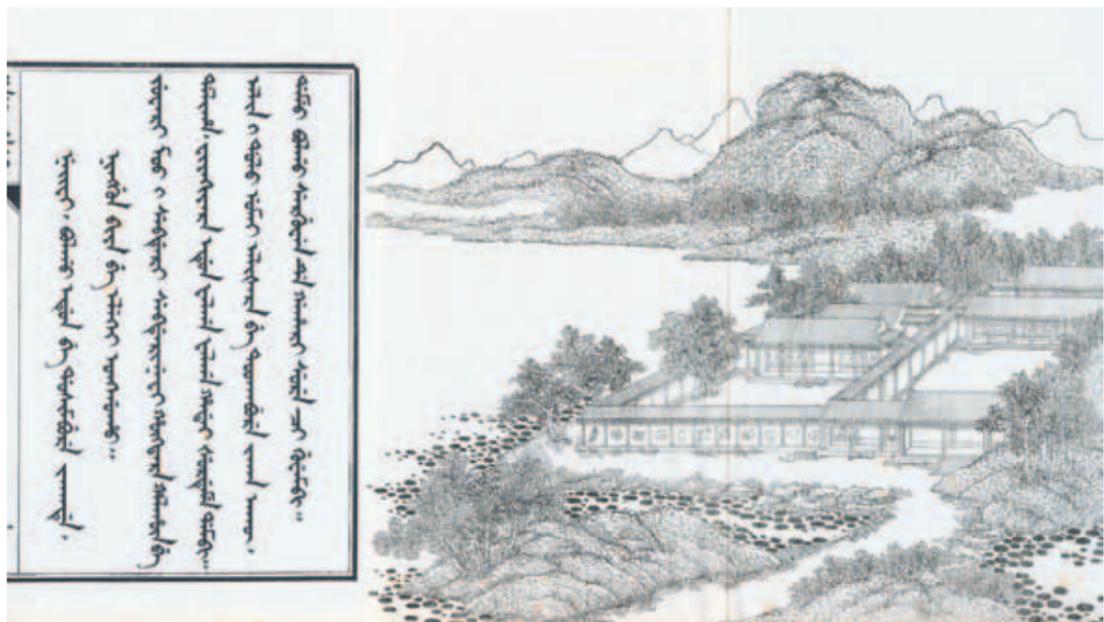
差不多同一時間，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武英殿總監造內務府官員張常住也奉旨將熱河三十六景，命人將每景各畫詳圖二張，一張于絹版刊刻，另一張交由武英殿以木板刊刻。根據現存木版畫的第三十六景下方署名，繪圖者應是內閣侍讀學士沈喻（一作喻）。沈喻，字玉峰，正黃旗人，是一位宮庭畫師。到了八月七日，和素及李國屏稟明此事，且

暑山莊詩具奏之摺，本月初十日到。

奉旨：刻完之書甚好，甚恭謹。爾等于西洋紙刷一、二部後，放下。俟用銅刊刻之畫完竣之時，再匯集裝訂。若西洋紙多，能多印幾部，更好。據聞此種紙發縐之處多，如墊起來，墨到不了，筆畫恐又易斷。將此妥善為之，欽此欽遵。奴才等到處尋西洋紙，然未尋到。查得養心殿存有西洋紙……故將養心殿收藏之西洋紙取來，發縐之處弄平，交與專門善於印刷之領催、工匠，印刷一部後，恭謹奏覽。此書應印幾部之處，奉旨後陸續印刷，收藏。為此謹奏請旨。

奏摺裏所指的「刻完之書」，極可能是詩文的朱墨套印本，配上前一年張常任命人繪製好的木版圖畫，所裝訂完成的《御製避暑山莊詩》。至於尚未完竣的銅版畫，則是由義大利籍傳教士馬國賢製作。關於馬國賢在此一銅版畫的製作及藝術價值，藝術史學界及史學界皆有多篇論述，此處便不再贅述。（圖九、十）

然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康熙皇



圖十一 清康熙五十二年滿文印本配木版畫 《御製避暑山莊詩》第四景延薰山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及學習欲望，在一次詢問之下，得知馬國賢能夠製作銅版畫，因而引發康熙的興趣。在馬國賢《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的回憶中，他按照康熙皇帝的期待開始銅版製畫，「陛下知道我的雕版工藝獲得了一些進展，決定要印刷一批來自他親令建造的熱河行宮《熱河三十六景圖》。因此我就和一個受命畫畫的中國畫匠一起過去。」馬國賢在進行避暑山莊銅版畫之前，不但實地勘景，同時被指示與中國畫匠同去。這也是後來北京故宮博物院版畫專家翁連溪先生比對書中的木版畫作與銅版畫差異時，提出「銅版印本《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在構圖內容、畫面大小、雕刻技法上是在仿制木刻本的基础上完成的。」認定先有木版畫，再有銅版畫的先後順序；而本院亦有退休同仁王景鴻小姐針對畫作分析。由此，可以證實銅版畫係先依照中國畫作構圖，再融入西洋繪製技巧而成，不料反而比木版畫更青出於藍。

馬國賢奉命製作的銅版畫，成為清宮首次製作銅版畫的開端，也是

中國最早出現的宮廷銅版畫。至於康熙皇帝看到銅版畫之後的反應，根據馬國賢自己的回憶「刻印完熱河的風景圖以後，我把印本呈送給皇上，他對此非常高興，命令大量複製，送給他的皇子、皇孫和其他親王們。」目前可知，透過馬國賢帶出中國，且流傳到後世西方的〈避暑山莊圖〉銅版畫約僅存九套。然在康熙皇帝的主導下，將銅版畫以西洋紙印刷後，並裝訂成冊的數量，應該不多。因為在和素奏摺的最末，康熙皇帝朱批為：「只印四部，妥善收藏，畫完竣之時再定。」在此之後，現存奏摺便不會看到印刷銅版畫裝訂入《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記載。因此，最保守的估計，武英殿極有可能僅按照皇帝的批示，以朱墨套印記、詩及跋，再配以銅版畫裝訂成四部。若真如此，本院所藏唯一配以馬國賢銅版畫的《御製避暑山莊詩》，不僅是珍稀罕有，且舉世無雙，極可能為寶字孤本。

漢文本《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詩文，皆是朱墨套印本，然因配圖不同，而出現五十一年木版畫插圖

卻未被大量運用在書籍之中。今日看來，反成為最大的遺珠之憾。

結語

康熙帝建設避暑山莊，並透過《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的出版，最重要的目的是：以詩言志，藉由詩作舒發個人情懷，並向臣民展現治國的宏圖遠景。〈烟波致爽詩〉置於三十六景的第一首，便是康熙皇帝在描述熱河風光之際，同時做為昭告天下，如今戰爭平息，人民可以安居樂業，君民從此邁向盛世清朝的隱藏版告示。

山莊頻避暑，靜默少喧嘩，
北控遠烟息，南臨近壑嘉。
春歸魚出浪，秋斂雁橫沙，
觸目皆仙草，迎窗遍藥花。
炎風畫致爽，綿雨夜方賒，
土厚登雙穀，泉甘剖翠瓜。
古人戍武備，今卒斷鳴笳，
生理農商事，聚民至萬家。

對康熙皇帝而言，「北控遠烟息，南臨近壑嘉」及「古人戍武備，今卒斷鳴笳」意謂天下安定、國家一

與五十二年銅版畫插圖的區別；此外，尚有滿文本。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二十二日，康熙諭令「爾等書房所譯甚難，朕每次閱覽，皆須捨命。爾等既然有空，將歌咏避暑山莊記、詩上緊翻譯後，陸續送來。禁用小字。」此奏意謂避暑山莊記及詩的滿文本當時正在進行翻譯：「一直要到七月初八，和素等人始呈譯好繕寫完成的〈御製避暑山莊記〉滿文本，並打算等皇帝欽命改定之後，才要加緊刊刻。然而，滿文本究竟何時才印刷完成呢？答案就在九月初三日和素及李國屏的奏摺裏：

御製避暑山莊滿文詩三十部業經裝完，為此恭奏以聞。

換言之，滿文本的出版時間，是在康熙五十二年的九月，首刷只有三十部。院藏滿文本《御製避暑山莊詩》則有九部之多，所用紙張皆非以西洋紙印刷而成，圖為木版畫，而非銅版畫。（圖十一）可見馬國賢銅版畫注重光影的明暗色調，運用投影及透視手法，使得畫面呈現層次與立體感，雖深受康熙皇帝的認可與好評，

而避暑山莊的興建，一方面是為自己尋到一處晚年休憩生息的最佳環境；另一方面，則透過三十六景詩呈現個人胸襟與才學，冷枚、沈喻及馬國賢繪製景圖則有輔助之功，在詩與圖結合下，將康熙皇帝引以為傲的政治實力與治國功績躍然紙上。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參考書目

1. 陳捷先，《康熙寫真》，臺北：遠流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2. 莊吉發，〈避暑山莊與清代前期的政治活動〉，收入《山莊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九九六年。
4. 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of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5. 翁連溪，《清代宮廷版畫》，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6. 王景鴻，〈清宮鐫刻的第一部銅版畫冊—淺論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圖》〉，收入《故宮文物月刊》第二八五期，二〇〇六年。